

诗新韵

越压越厚的记忆

曾新友

微笑的星辰

晚霞是夜幕的胭脂
星光夜色是胎记
流星是夜空狂欢掉落的泪滴
月光是清爽行人的厚礼
山峦是潜伏深奥的朦胧诗句
瀑布是激荡思绪的狂奏曲……

猫头鹰的眼神
向链接的动静荡来荡去
夜幕
穿一套魔幻的外衣
批量演示有人想偷窥的神秘

星光舒展的眉眼
是一道活跃脑细胞的试题

凌晨的节点

煎熬的词句 把梦惊醒
想起梦中的一场雪
圣洁着一种修行的肤色

几行白天憋着的文字
冒出嫩叶
根 伸展理趣
枝 散发舒心的活力与狂野
树上的几声鸣唱
是依约欢奔而来的喜鹊

干旱

伤感的田园
干渴着嘴巴 裂变

没有一场像样的雨
无法把焦躁的情绪冲淡

等你 如同等雨
凉风吹着往事浩浩荡荡
夜雨敲窗的声音
密集成步履
如同践行诺言
湿润蒸发活力的枝干

相望

隔岸
让行云润渡思念
隔山
让大雁抬高翅膀
两处的夜空
总能捕获昨日失眠时看见的星光
流星的泪滴
失落在谁的睡床上
那边的土壤
厚重感觉的分量

矿井口

地下的采集
抹成一脸的墨黑
头顶的矿灯对应满嘴的牙齿
放大惹人的纯白

坑道口遇上真情
先辨声音还是先辨体型……

你去开采深层的梦
就会留下这么光鲜的风景

五律五首

易大东

夜饮长沙月亮岛

明月落湘江，星城此夜光。
新春携旧友，孤鸟弄疏狂。
月涌江中雪，人登月上坊。
酒酣长执手，笑语话沧桑。

仲春游江西明月山

宜春春正好，山色忽晴阴。
风起云铺墨，泉鸣石鼓琴。
孤巢归倦鸟，薄雾隐芳林。
明月生何处？悠悠在我心。

游湘潭盘龙大观园

一阳驱久寒，青翠叠层峦。

鱼跃春池皱，鹿鸣清梦酣。
繁花铺野望，豪兴入云端。
万物生机发，蔚然成大观。

荷叶赞

寂寂野塘中，田田藕叶蓬。
向天承雨露，照水衬芳容。
晴作遮阳伞，雨为擎玉盅。
谦谦君子德，堪比竹和松。

感师竹先生登门赏诗有赠

性本耽花月，得闲磨仄平。
有心追李杜，无意觅功名。
那计三更晓，唯期一句精。
不求传后世，聊以慰余生。

微小说

细雨春雨打湿了街巷，但还是不乏村民参加热闹的集市。每逢农历的二、四、六便是镇上的闹集。除了瓜果蔬菜，三荤五厌，生活必需品，还有一人、一桌、一椅、一扇，背书讲故事的说书人。

“且听关公单刀赴会……”娴熟的语调，手上合扇闭扇的动作，搭配恰到好处的背景音乐，《三国演义》第六十六回在他嘴里讲述着，整篇故事也变得立体起来，仿佛汉末时期的群雄逐鹿重现一般，浮现在听众眼前。

还不到晌午人最多的时候，说书人周围便密密麻麻地围满了听众。说书先生用一场生动的故事、精彩的讲述，迎来了听众的喝彩和赞赏，更多的人也被吸引而来。

有些人自愿给出一些钱，但说书人委婉拒绝了。有些人问起说书人的姓氏和村庄，说书人则以摇头回应。一名小男孩，在人群中喊了一声：“叔叔辛苦了。”说书人为之一动，上前抚摸着他的额头。

故事结束，听众全部都散开了。只留下说书人，他像是累了，摘下墨镜，朝着一个方向站了许久。终于他拿起一瓶水一饮而下，开始独自一人收拾起桌子、椅子，然后便汇入来来往往的人群中。

有一次，正值晌午，人群聚集最繁密的时间，集市上人声鼎沸，说书先生身旁自然是围满了人。阳光如金色的织物铺满了每处角落，风声伴着柳絮，平铺了一片白色的海洋。在场的观众踩在柳絮上，听着故事讲起，听着风声拂过，自然而然地陶醉了起来。说书先生讲着讲着，忽然又朝那个熟悉又陌生的地方望去。时间仿佛在此静止了一般，大家也好奇地看了看那个方向，可什么都没有。

直到一位路过的老人讲起说书先生自己的故事。

说书先生

魏泽睿

起初，说书先生也只是集市上的过路人，只是有一次，他自己的孩子在集市中走丢了。就是在说书先生望着的那个方向走丢的。

从那以后，他没有放弃过寻找自己的孩子，他每天都在寻找的路上。他知道自己的孩子喜欢听他讲故事，于是，就在这里当起一个说书人。

故事闭幕。现场观众听闻说书人的故事后无不为之感伤。直到一个疑问期的群雄逐鹿重现一般，浮现在听众眼前。

打破了这短暂的宁静——“喂，说书的，你刚才讲到诸葛亮，他为何不取代刘禅呢？”疑问并没有就此中止，忽然又有了更多人凑上前去询问故事里值得探讨的事。好像，说书人的孩子并没有走丢一样，好像，比起一桩与自己无关的事件，精彩的故事更值得大家关注。

说书人扬起嘴角，面带微笑：“这个呀，下次再说吧。”现场听众响起嘘声，人群逐渐全部散场。

只留下说书人再次打理起现场，整理完一切后，他又朝着熟悉的远方望了一眼，左臂夹住凳子，手掌举起椅子，转身走了。

作为一名说书先生，他讲述的故事足够精彩，足够吸引来更多人，也足够吸引一些少年孩童。

我好像听到说书先生说：“明天再去哪里寻你呢？”我望着说书先生落寞的背影，再也止不住眼眶的泪水。

他是一名说书先生，也是一位好父亲。他总有精彩绝伦的故事，心中也总有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

春雨莅临，微风和煦。说书人走着走着，他忽然伸开空着的右手，做了一个握手手的动作。那一瞬间，他好像真的握住了自己孩子的手，在这集市的茫茫人海中，他紧紧地牵着，牵着自己的孩子朝家的方向走去。

萧克故里“小街田”

尹振亮



古村新貌

在湖南省郴州市西北面的嘉禾县，有个小山村名字叫“小街田”，村口，一条新修的将军路，像条巨龙在山壑间穿梭。这个出门不见三亩田，家谱上誉为“五马归巢”的“小街田”，曾是中共嘉禾南区支部活动旧址、开国上将萧克故里。

1907年7月14日，萧克将军就诞生在这个寻常的小山村。湘南起义期间，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接头点、情报传递和召开会议的地方。2013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自2022年开始，经过一年多的复古修缮，已经呈现出红色美丽乡村的图景，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人。

走近萧克故居，大门内侧有副对联，特别引人注目：门闾高大常依日月照，子孙蕃昌不愧齐梁正脉。这间房子是清代道光六年，也就是1826年建造的。对联中提到了齐梁正脉，南北朝时期齐梁两朝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是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辉煌时期，萧氏在当时也是非常显贵。跨过高高的门墩，顺着从天井射下来的光亮，人们仿佛穿越到“烽火连三月”的时空。

房屋坐东南朝西北，是一座以砖木为主的古典建筑，有两口天井，大厅两边有厢房12间，用木板隔开，是萧克将军家族世代居住的地方。目睹整个房屋的建造，大家一定会惊讶萧克将军家在当时应该是个很

富足的家庭。萧克的父亲萧覃茂是贡生，文化人，他的母亲彭秋凤，虽说没文化，但是能背诵许多古诗词。所以萧克从小在母亲的引导下对古诗词比较感兴趣，可以说，萧老深厚的文化底蕴都是他母亲培养出来的。

萧克在私塾就留下许多佳话，老师点赞“必成大器也！”1926年，萧克考上了中央军事委员会宪兵教练所第二期，辞别家乡远赴广州，正式走上军事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党史里面有四大起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湘南起义。其中湘南起义持续时间最长，从1月份打到4月份，动员的兵力号称“百万农军”，涉及湘南二十多个县，而且相继成立了苏维埃政权。4月份以后，面对湘粤军阀的夹击，起义军往东撤往井冈山，萧克率领的部队从宜章过资兴往井冈山出发，正好在资兴遇到毛泽东率领的部队前来迎接湘南起义部队，毛泽东说：“我本来是来接朱德的，结果接到萧克。”40年后，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跟萧克见面又聊起当时的情景，毛泽东问他：“我们是资兴龙溪洞见面的，你那个时候有多少人多少枪啊？”萧克回答：“我那时候就五六百人，六七十条枪，三百多杆梭镖。”毛泽东感叹：“揭竿而起！揭竿而起啊。”

解放战争时期，萧克担任四野的参谋长，由他指挥的正太战役消灭敌人大概三五万人，把晋察冀边区跟晋冀鲁豫边区连成了一片，顺便解放了石家庄，为解放军攻打大城市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萧克担任了军训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20世纪60年代下放到江西，他淡泊名利、宠辱不惊，常利用业余时间做木工，编下草鞋。20世纪70年代萧老将军恢复工作后，继续从事军事教育，他是解放军军政大学的校长兼政委；90岁时还主持编写了《中华文化通志》。纵观萧克将军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他策马立功勋，提笔著妙文，所以国人称他为文化将军。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历经大大小小上百场战斗，曾经4次身负重伤，与死神擦肩而过。在带领红军先遣队西征途中，他一边指挥战斗，一边躲闪着敌人的轰炸，撰写了战争奇书《浴血罗霄》，后获茅盾文学奖荣誉奖。

站在萧克将军故居门口那一亩大小的花心石池塘水岸，人们倚栏眺望，似乎看到萧克将军枕戈待旦，伏案马背，用报纸、包装纸、香烟纸撰写鸿章时的铁骨柔情。萧克将军淡泊名利，宠辱不惊，生活朴实，与他的夫人蹇先佛，携手走过了74个春夏秋冬，并且都过了百岁高龄，被人们誉为红军百岁夫妻和长寿将军。

江山依旧在，精神励后裔。萧克故居、南区农协会议旧址、南区农民夜校旧址、南区农协暴动集结点旧址等文物及周边28栋建筑经过修缮、改造后，小街田村的面貌焕然一新。近几年来，先后被授予湖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湖南省全民国防教育基地、萧克故居成为国家AAA级景区，游客纷至沓来。



萧克故居。

通讯员 摄

阳光水暖好田螺

周伟

我有一次问石田叔：“田螺，是不是它走得慢，才做了人家盘中的好菜？”

石田叔揪了揪我的小鼻子，说：“小兔崽子，你是不是在拐着弯说你石田叔呀？”

我说我真的是讲田螺哩，我们都好田螺！我狡黠地一笑。

田螺在我们家乡太常见，太普通。在田里，在塘里，在小溪，在井沿……到处都能遇见，只要是个人，哪怕一个三岁娃娃，也随手可取，不像一条活泥鳅，滑溜滑溜的，总是难以捉住。

所以在阳光把水照暖的时节，我们一班小把戏总爱缠着石田叔带我们去摸田螺。石田叔若有空，立马说：“要得，跟我去捡。”说是捡，一点儿不假，石田叔选的地方，田螺多得是，齐脚深的水，白花花阳光照得清楚，俯拾皆是。我记得我们收获最大的一次，一顿饭的工夫家里的脚盆堆成了一座小山。

关于田螺，石田叔最为熟悉。他不仅能将田螺煮出十二个花样，让谁都赞不绝口。而且是田螺到他手里，就有千百种用处千万个妙方。譬如哪个眼睛痛，他立马煮出田螺汁，取少许注眼中，那种胀痛感立马便消。又如哪个酒醉不醒，他去水中摸来田螺，加葱、豉、

煮汁灌下，即解。又如疔疮恶肿，用田螺入冰片，化水点疮上，不日就愈。还比如止泻、小儿急惊，田螺壳烧成灰，水灌服之即止。

当然，石田叔用田螺作药用还有许多许多方子，我现在已记不得多少了。但是，石田叔用田螺壳做玩具，做乐器，我印象很深。特别是用田螺壳吹出的那首《梁祝》，我至今认为那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好的旋律。

石田叔其实是读过一点书的，在我们村子里应该算一个聪明人。但怪就怪在他并没有成起一个家。其实，这怪不得那些乖态的女子，要怪只怪得石田叔自己。任凭那些个乖态的女子走断脚后跟，石田叔就一句话：要娶也得娶先婆！

他哥水田做什么都没劲，唯一是摸起纸牌来劲，不论忙季淡季，不论天光夜暗。他哥很难找到媳妇。但石田叔还是央不少的媒人到处去说，也有很多人上门来看，却总是来过一回再没来第二回了。

大约是石田叔卖了一栏猪那年，他哥水田终于娶上了媳妇。娶上媳妇的水田叔仍然没什么两样，做什么都没劲，唯一是摸起纸牌来劲。

石田叔人高马大，田地里，农活是一把好手，家务活也能抵得上一个

女人。后来，他哥生了一儿两女，他更忙了。

这样一忙一忙，就忙到了四十岁。四十岁那年的一天，他在肥田时，一向听使唤的老牛忽然发疯般地乱蹄乱踢，踢中了石田叔的右腿，从此他落下了脚疾，走起路来不利索了。但他还是缓缓地走在山川田野。

他哥一生从不劳累，也从不发病染疾，有一日竟安安静静地去了。这时，石田叔却和嫂子分了家。石田叔说侄儿侄女都大了，该是分家的时候了。有好心人劝，还分家？应该是你和你嫂子合家的的时候了。石田叔晓得这个“合家”是另一层的意思，他第一次发了脾气。

据说，这些年，石田叔一个人过得很孤单，常一个人拿起田螺壳吹曲子。我想，今年清明回到乡下，我一定要下塘摸些田螺，再用香椿树叶和干辣椒炒上一盘田螺肉，和石田叔喝上几碗米酒。边喝边听石田叔用田螺壳吹《梁祝》，听他一生情感的诉说。

阳光水暖好田螺。我仿佛看到我们一班屁股的孩子，嘻嘻哈哈地，一个个下到齐脚深的水里，白花花阳光照得我们一脸一身……田螺是好东西，我们都好田螺，我们都爱石田叔！

洋铁港

胡著宣

洋铁港，位于那条古商道中段，离神仙洞不远。小溪从神仙洞流出，清澈而欢快，流经一个岩洲，绕岩洲打个回旋，竟流过一个深水潭。人们就着水潭，筑起一个水坝，坝口一丈余宽，上面架一条形青石作桥。

水坝旁，有两栋低矮小木屋，紧挨着，其中一栋，是个铁器铺。铺里那位腰间系块乌黑生牛皮的铁匠，手拉风箱，升起熊熊炉火，用毛铁为村人打造菜刀、锄头、耙子，操着一把一头尖一头圆的小铁锤，把小村那悠闲穷苦的岁月，敲打得叮当作响。

后来，老铁匠搭乘一艘跑货运的桅杆船，入资水，经洞庭，到达长江边的湖北汉口，运回一批用先进技术冶炼的熟铁，俗称洋铁。洋铁打造刀子跟农具，比毛铁锋利更有韧性。周边十里八村的乡民慕名而来，找老铁匠打洋铁家什。洋铁港的名字，由此叫开了。

那个茶亭，与铁匠铺相距两三丈，也是两间小木屋。外头有条宽宽的走廊，用几根木柱木杠连接支撑，黑色杉树皮作的遮盖。其中一间，是间茶水的岳三爹的卧房，另一间烧茶水兼做饭，当作灶屋用。有那走廊，才叫方便。三根圆木柱撑起檐口，四根横木连成“条凳”，赶路累呀，供人们在这阴凉处歇脚，喝茶。

建这茶亭，当地胡姓族公是首功。他见远远近近的人，长年在这条古商道奔波，思付着，要给路人辟个歇脚处。族公选址神仙洞，冲着神仙洞流出的这股山泉，发动族人出钱出力，建起这个茶亭子。族公又开尊口，从本族宗祠产，划出几亩薄田，用于维持茶亭子运转。请岳三爹专事烧茶水，可供他柴米油盐，他得长住在茶亭子里，一日无从间断，为过往行人免费供凉茶。

茶亭子建成，人气便有了。汉寿团沙坪翻越梨子坳，汉寿左家村翻越五神山，合水桥虎形山翻越神仙洞，三条山道并入这条村道，乡民客商，无论贵贱贫富，都要打茶亭子经过。南来北往的生意人、肩挑背扛的农夫、拖儿带崽的妇女……坐在茶亭子里，躲避夏日毒辣的太阳、冬天鹅毛般飞舞的大雪，喝一碗神仙泉冲泡的老叶片茶，缓缓奔走的疲乏。

村里的卓书满爹、南甫四爷，趁着晴好天气，拄着铜头铜嘴的旱烟杆，偶尔来茶亭子凑热闹。不急赶路的客人，也加入队伍。生客熟人，变作老相交一般，就着一碗茶，一锅旱烟，前后八百年，横直五百里，扯来乱讲一气。

村里有人出远门。为了生计，长途跋涉，去汉寿县，去太子庙，卖完一担本地地产的草纸，或几床竹篾晒簟，换回填肚的黄豆、梗米、洋葱……半夜三更赶夜路，眺见茶亭木柱上那盏昏黄的马灯，担惊受怕的心顿时释然，终于平安回到家门口了。

近边的人，也来茶亭子。他们在田间地头做了一晌工夫，到这阴凉处歇歇气。人少，喝碗凉茶，静坐一气，解解疲乏；人多，扯扯闲谈，讲些笑话，有时哼几曲粗野的山歌，引发一亭子的笑。

岁月悠悠，洋铁港的铁匠铺和小茶亭，记不清存在了多少年，记不清毁掉了多少年。

老一辈总有人念记：守茶亭的岳三爹，瞎得双目不见，他每年喂两头猪，喂得像粉冬瓜一般乖乖爽爽哩。他那堂客，从不厌弃客人吵闹，把茶亭子收拾得像一面镜子一样。铁匠那堂客，也真的厉害，她身材小巧，却能抡大锤。可惜死得太早，年纪轻轻咋得了血痹？她一伸腿，铁匠铺就关门了。



湘韵